



卷三十九  
卷四十

^ 16  
2603  
23



16  
2603  
23



昭明文選集成卷三十九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梁

孔倫  
孔揚  
全校刻

彈事類

彈曹景宗

彈劉整

彈王源

牋類

答臨淄侯

與魏文帝

答東阿王

拜中軍記室辭隋主  
諸蔣公

與魏太子  
為鄭冲勸晉王

到大司馬記室  
勸今上

奏記

右共十三篇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註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  
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二關

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  
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關

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

任彥升 梁典高祖即位昉  
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奴有刑日思漢書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

望顧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史記趙王將

趙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矣矣母曰王將遣

之即有不稱妾得無罪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

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

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

勳險 魏收後魏書曰 是以淮徐獻捷河克凱歸屬梁地捷軍所獲

師有功則 東關無一戰之勞涂音途善中罕千金之費吳歷諸

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文子起師十

萬日費千金東關涂中皆地名以上言前此克敵之易皆由將

得其人人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宋世分郢州為司

肯用命 故使狡虜憑陵憑依而陵迫也淹移歲五臣本月即下自

也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善本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劉瑤梁典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

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

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

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不若陵比

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 招明文選集卷之三十九 彈事 二 故苞干

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功尤盛於耿四句。極表蔡道恭之。功。恭。守。蔡。亡。取。蔡。道。恭。姓。名。上。下。互。用。之。漢。書。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服。匈。井。再。拜。有。飛。泉。奔。出。乃。令。吏。上。揚。水。示。匈。奴。乃。引。去。若。使。郅。都。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袁術嚴

兵。為。呂。布。作。聲。援。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而。已。哉。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何。奴。太。子。降。是。謂。開

之。上。實。由。郅。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作。討。出。不。時。言。邁。也。行。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等。蟻。聚。為。寇。塞。外。多。牛。馬。無。室。廬。故。逐。水。草。以。居。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既。不。能。討。又。不。能。救。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退。撓。作。何。

以。致。司。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

不。惟。不。能。援。司。州。併。失。三。關。罪。狀。極。明。劉。璠。梁。典。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郅。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郅。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疆。退。還。延。頸。遂。失。三。關。諸。戍。三。關。延。頸。二。戍。名。也。岷。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也。景。宗。即。主。景。宗。即。主。

一句。主。謂。主。首。○。以上。論。其。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郅。司。二。州。諸。不。援。司。州。及。失。三。關。罪。案。

軍事。左。將。軍。郅。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

多。幸。鏡。註。言。拔。自。行。陣。之。間。邁。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上。先。鄧。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

召。月。之。異。集。成。卷。之。三。十。九。驛。事。三。倣。范。軒。

倣。范。軒。

昭明文選身成徒能走得獸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賞茂通侯

莫敢言言景宗指蹤非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

榮高列將丁裁馳氏式鐘鼎遽列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

也又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子路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自頂至踵言其素

無功績驟致高位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故賜之

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也銑註踵足也造化喻君言景宗

膏血塗潤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草豈宜有辭一生相形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苦

功罪秩然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漢光命將坐知千里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

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故能出必以

克捷違教者負敗數句言古人命將罪無不刑

律錙銖無爽八兩為錙二十四銖為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梁武已有詔荆郢二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謂不即奉詔書庸固謂景宗詩匪面命自

逆徒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銑註聖朝謂梁乃顧

謂將成一統之治愍彼司氓致辱非所司氓司州之人早朝永

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將罪狀書肅明典

憲數句是請正景宗之罪題後收臣謹以劾胡代反請以見

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常所司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三十九

四

放范軒

其軍佐職僚偏裨

脾

將帥絰

胡

諸應及咎者

絰連而及之者

別攝治書

侍御史隨違續奏

僚官也偏裨皆小將絰連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

聞向日簡簡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

聞

按首言敗軍之將必刑次言國家行兵未嘗挫衄中一言

蔡道恭守司州之功一言曹景宗陷司州之罪且三關係

失尤為咎不可追究其由來皆屬觀望逗留違命誤國又

言景宗本以無功厚膺爵土臨敵死綏乃其常分再以生

曹死蔡比勘罪功而以邊民陷入敵境貽宵旰憂罪狀明

曰無可疑者梁武置之不問徒事姑息斯失刑矣

奏彈劉整

沈約齊紀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几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敦睦九族青

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是以義五臣本義上士節夫聞之有立立立千

載美談斯為稱去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

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以下范氏訴詞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

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

伯二奴並已入眾為大又以錢婢姊妹弟溫既欲自使恐大眾不服故以錢私與

之錢字下當脫與字婢當是整仍留奴自使善本又奪寅息遂

婢綠草息子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

往整田上經十二日田上當是整倉所在整便責范米六斗哺

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簾內也善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

屋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劉整偷車欄

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五臣本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本母

并奴婢等六人劉整劉寅當來共善本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

采音舉手查全范臂求攝檢攝謂拘如訴狀訴詞輒攝整善本

父舊使奴拘父舊使奴者海蛤到臺辨問以下至海列稱整亡

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寅亡善本作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既是大眾諸人錢皆有分其

奴當伯先是眾奴善本兄弟未善本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

貼錢七千共眾作田當伯是眾奴觀下未別火食則田是眾田

故共眾作田下寅歸寅既宜西陽整以錢七千貼寅不使帶去

復以私錢贖之也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

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善本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海蛤供詞至此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

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去。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此處又以借貸夫直為詞。是以沒對會為抵賴。范氏

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供詞正此進責整婢采音。以下采音供詞劉整五臣本無整兄寅五臣本無寅第二

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往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

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善本無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無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

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采音供詞止此其所供與范訴詞同。只是不肯認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以下

列稱善本無稱娘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無過見采音在津陽門賣

車欄龍牽。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

見度錢。不見度錢者偷賣得錢不使人見苟奴供詞止此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

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即整便留列稱。善本作孃被奪。今在整處

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五句將供詞之同總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音等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洗雪也。源委情由。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註昭明

畧。故詳引之。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闖。善註昭明

教所絕。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閭茸尊顯。讒諛得志。直以前

代外戚。仕因純袴。翰註前代外戚。齊朝后妃。惡積。豐稔。親舊側

目。稔。熟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其嫂。禮終夕不寐而謬

加大杖。謂打逐也。謝承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

而竟夕不眠。按此是子事借用。薛苞。善本分財取其老弱。與奪

入姪家語。舜事瞽叟。大杖則逃。薛苞。作苞分財取其老弱。與奪

已異。范曄後漢書。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

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田廬取其荒蕪者。器物

取朽敗者。後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高鳳。字文通。南陽

徵拜郎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人。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

之偽迹。孟嘗。薛苞字。文通。高鳳字。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即汜毓事。見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句似未切。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

富貴。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檐。昌帷交質。徵二反。謂因索米

召月文選集成

卷之三十一

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

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除官。輒勒

外收。五臣本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五臣本制從事。婢采音不款。猶不偷車欄。善本龍牽請

付獄測實其。五臣本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

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彈章。即從讞語中。字字比例而出。俗事能雅。繁事能潔。自

推好手。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

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傳齊侯欲以文姜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雋不疑。妻鄭八子忽忽辭人

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若乃交

二族之和。辨伉。苦合之義。婚姻古者用伉儷升降窳。鳥瓜切善

隆誠非一揆。各視其族故非一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無貴

類。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亮反。左傳懷嬴怒曰秦晉匹也流。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並淪雜。

罔計斯庶。兩婿相謂曰。姬漢書。有斯養卒。斯賤也。販鬻祖會。以為賈古道。良註。

會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明目腆。典顏。會無愧畏。腆厚也。若夫盛德

之循。世業可懷。循嗣也。世業謂上代。樂郤之家。前徽未遠。左傳。

口。樂郤胥原。降在阜隸。此是能嗣守者。然自是貴族。故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解朝。

長卿。竊貲卓氏。左傳。人有十等。士臣阜隸。所為結褵。離以行箕帚。誘咸

失其所。詩親結其褵。褵婦人之幃也。婿不擇人。故志士聞而傷

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弊者。雖除舊布新。而

斯風未殄。殄滅也。陛下所以負屨於興言思清。徹俗者也。禮記。天

依南向而立。屏風畫以。臣實懦奴。品謬掌天憲。助為中丞。主糾

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言已於權右。太過論劾固

無所屈。若小臣。事之有傷。大道亦不容終。黑狐鼠微物。指指王

源。范曄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

人受命之部。綱獨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

狸。遂奏大將軍。梁冀。賈詭。城狐不掘。社鼠不燬。蠹敗猷道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事未實。見日風聞。銑註。源

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曹代也。華榮華。會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

茂德。東海鄉人。為右僕射。周禮。祖少卿。內侍帷幄。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

在。天子。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璿為東宮官。采源。頻叨諸府

戎禁預班通徹。應邵漢書註。舊日。徹而託姻結。五臣本。唯利是

求。四字是彈。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在遠謂在輒攝

文中眼目。彈。南郡丞。故。臣。耳。

也。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

平舊族。寵奮亂胃。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家

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息鸞滿璋之子名鸞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

簿問。音代窮盡猶云詳悉簿問猶今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

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源父子因共詳

議判與為。五臣本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若據近今聘禮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何見出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

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亂嗣殄沒武秋之

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于其

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岳潘

楊仲武誅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潘楊是以世好連姻者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

化充牀笫。數句比亂婚更甚左傳趙武過鄭伯有賦鶉鄙情贅

之。行造次以之糾慝。湯得繩違允茲簡裁。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

也允當也簡裁節源即罪。善本王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

資得參纓冕。世資祖父之業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

之抱布。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

蕪善本作雜聞之前典。左專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

語顏回曰聞薰蕪不同豈有六鄉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禮記

器而藏薰香草蕪臭草

昭明文選卷之三十九 雜事

子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管鍵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宋子之美同於河魴。

本詩經又死則同穴。左傳。阜臣。與僕。臣臺。四句。嬉笑甚於怒罵。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何註。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言以已高門。此風弗翦。

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恐效之者衆。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已汚謂王氏昔辰即昔時。

方媾謂後來為婚者。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良註。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按滿璋之子。果賢耶。雖寒門。何損不賢耶。雖高門。何益。且父子全仕王朝。何不可與高門為配。如以高門而已。張湯有兒。霍光無嗣。古人只重擇配。不重甲族也。且律以聖門擇配之義。南容固當有妻。公冶亦未嘗無婦。且仲弓父為犁牛。恐艾豸之族。正未可以門第矜之也。至於喪婦買妾。何見出自納聘之金。而當日可掛彈章。事寧無有急於此者。此中不無媒孽之過。但行義有虧。及諸賤役之家。貴慎之於早耳。而文則殊妙。

答臨淄侯

按有來書方有答。不宜反居前。此皆是昭明顛倒。但在隔卷不及盡改。

楊德祖

太尉彪子。與略。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修荅。後曹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

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蔚。盛也。嘉。命。植書。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

國。斯皆然矣。

仲宣。授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此皆植來書中。備述諸子文章之美。故曰斯皆然矣。

至於脩者

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風聲喻植文章之四布德

德音周章皇遠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且之資

有聖善之教向註體同也發武王名且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懿德大業皆指植父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

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將來書所美諸人一照觀者駭視而拭

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

乎以上極贊其文章之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

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仰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

仰望殆如此矣不特文章工妙且以對鵲局而辭作暑賦彌日併才思敏捷

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又以已文章之美銑註植曾作鵲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伏想執事不知

終口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貌之惡刊削也向註植書云其然望植之文章猥愛顧錫教使刊定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是使脩刊定猥頓錫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賜也即來示之詩文然善本有然善本有弟子措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

也雖欲刊定却不可增減一字植子新論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之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

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莫能有變易者卓犖謂述作之異

公風雅無別耳更經也未經孔子刪定故不能別脩家子雲老其為風為雅但亦可上繼風雅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照作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失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三十九 七 仿范車



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猶悔其少作也若此仲山周

子雲雄字也與修同姓故云修家著一書即法言若此仲山周

旦之疇為皆有僭耶言子雲輕詞賦之非若詞賦可非則古詩皆可非矣譽過也詩是尹吉甫美仲山甫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即上仲述鄙宗之過言不為語君侯忘聖賢之顯迹即上仲述鄙宗之過言不為語

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

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補此截意更周

到翰註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勳銘于景鐘見左傳書名竹帛謂

史書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

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蒙輒受所惠竊備矇

叟誦詠而已唯備誦詠不敢刊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植書云其言不慙恃

何足以云魏志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植書云反

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按植之來書不特欲以文章自樹一世併欲以功業自樹

一世且云若道不行便當著書垂世立教正未知所云不

行何道所著何書所立何教耶此俱是大言不慚處至論

諸子之文俱揚中帶抑其欲使脩刊定目無諸子自成一

家言也書中答處皆就來書盛贊其文章之美因植引子

雲輕薄詞賦語而以文章與功業不相妨害反覆明其不

然比來書更進一解通幅凝鍊中氣尤疎宕迥真東京盛

時人手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文章志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蔚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筋同音欽戕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宜其想慕

情之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翰註鼓吹音樂都尉

官名薛訪能喉嚨引聲與筋同音也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指上

樣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

內轉哀聲善本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

極摹其引喉轉音之妙聲悲舊

笳曲美常均

均亦調五聲之律長八尺以施絃者抗高越過及幽微散絕也此從初試見其妙乃一人自歌

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

變入節相譚雜論漢之三王內置黃門工倡向註自初呈試中

聞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

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化餘弄未盡弄曲也

聲尚未盡此從暨其清激悲吟難以怨慕善日暨詠北狄之遐

和曲見其妙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濟註北狄征胡馬思皆

從一人度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曲聲

加以時當西征白日將墜悲年華之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

不再想故鄉之可懷故益致其悲史納奴魏志文帝令

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年都史納魏志文帝令

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其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

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兼愛於音樂是以因戕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

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街進也事謂西征事欽死罪死罪

按文既清麗意尤刻入古人云魏祚不永君臣耽於聲色

諒哉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文章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

室病卒東阿王曹植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

命謂使命

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俗善本

之材秉青萍于將之器

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

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錐濟註青萍于將皆劍名于將已見上按此作劍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其頂上青萍于將無聲形為是與引呂氏異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其頂上青萍于將無聲形之利說苑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間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曰

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于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然無異於未視狗也。

既遠清辭妙句。焱念絕煥炳。以下極贊龜賦之美。焱。譬猶飛兔。火華也。言文辭光明。

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善註呂氏。春秋飛兔。

騶。裹古之駿馬。流星言疾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俱見上。此合前截。皆讚植。

東野巴人。虫鄙益著。龜賦之美。非已敢望申上。天然異稟。非鑽仰所能。

載。懽載笑。欲罷不能。神理。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庶幾意。

罪死罪。

按端莊雜流麗陳孔璋文體質如是。

答魏太子牋

魏略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

答此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何註手命謂太子與質書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不忘生時是恩悲其死後是哀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

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

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此段將子桓來書再敘一番以見彼此同慨

陳徐劉應

陳琳徐幹劉楨應璩

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

試如來命。來書於諸子詩皆甚奇品高下此畧答之。惜其不遂。可為痛切。不遂謂皆死不遂其

才。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

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鼎沸言亂如鼎沸出輻至言衆如車輻之

湊於轂羽檄。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

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非優畜之阮阮瑀陳陳琳。其唯嚴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

之。漢書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主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至於司馬長卿稱

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

可畏也。可畏也之高下取古人相況中有自負意伏未展割裂之用後

來二句是答來書後。發言抗論窮理盡微。皆言其典籍篇章中之得力。摘藻

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文。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向註更始始封漢光武為此

蕭王光武曰吾二十時在軍中。蒞子桓年適三十。故以為此。

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此段極贊子桓文章之美。然年歲若墜今

質已。五臣本無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以名不建功不立為慮。實不

復若平生。善本作日。之時也。謂其氣。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

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翰

曰墜失勅。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結起處。盛年一過實不可追。結

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徒結音耄猶欲觸芻蕘。

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觸芻謂芻觸鋒刃。割裂猶云無片段。此言

不勝懼懼。音婁。懼。懷。緒。長也。以來命備悉。備悉。備悉。備悉。鄴中之事。故略陳至情質。

死罪死罪。

按子桓書。追亡念存。丰神實足千古。末於嘆老意。尤惓惓

不忘。此只略依書中大意。答之。終之以保身立功。見在一

日。便當為國家展一日之帛。持議極正。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略。質遷元城。今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吳李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羣燈。

翰註。謂辭太子時。太子與

之宴。曜靈。日也。匿景。謂晚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虞卿。浮觴旬日。平原

無以過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君幸過

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

言。易盈。量窄。沈醉。冥也。以上謝賜宴之厚。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恒山在西。岡山脊。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鄰桓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還

召月文選集

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

重以泚水漸

潰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泚

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

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

趙幟立漢幟失策謂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

不用李左車之言鄆趙東接鉅鹿存五臣本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

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

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而質閭弱

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慷慨俠烈也而質閭弱

無以莅之此段雖是言元城控帶形勝而無昔日兵爭之若乃

邁德種恩養樹之風聲立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

杼固非質之能也教養亦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成法下無

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善休賦也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

慄有庶幾之心以上已之所能只是奉令守法即往者嚴助釋

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

克復舊職追尋前軌八字是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

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

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

許因留侍中又吾丘壽玉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張敞在外自

後為東都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軌迹也張敞在外自



結固無奇矣。又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陳湯字子公，皆借古彼豈虛談，誇論誑躍世俗哉。言此數人非是以外人以例自己。居之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本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宋願在左右，古今一揆，先後不買莫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質死罪死罪亦質之心，將古人與已對面一聊以當觀，不敢多云也。覲見

按重內輕外，漢唐以後積習皆然。所以然者，內權重也。漢宣於刺史二千石，治行異者，璽書褒諭，進秩賜金，得人為盛。後此鮮有聞者。唐之外任，受制於宰相；宋之外任，多以廷臣降黜，往充其職。明之外任，受制於臺諫，避罪救過，不暇安得不視為畏途乎？必內外更相出入，庶幾熟諳民情，土俗方能察閭閻之疾苦，知政事之損益。前明多以詞臣入總樞務，所見不離兔園冊子，債事誤國，職此之由。惟我朝內外兼資，不拘成格，人皆以外任為樂。歷年積習，一旦頓消，規模宏遠矣。

暇安得不視為畏途乎？必內外更相出入，庶幾熟諳民情，土俗方能察閭閻之疾苦，知政事之損益。前明多以詞臣入總樞務，所見不離兔園冊子，債事誤國，職此之由。惟我朝內外兼資，不拘成格，人皆以外任為樂。歷年積習，一旦頓消，規模宏遠矣。

為鄭冲勸晉王晟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位至太傅又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

制即下褒德賞功

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

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說苑鄒子

宅曲阜奄有龜蒙

翰註武王已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居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

名光大宅居也

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磻磻呂尚釣處史記西伯以呂

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故曰指麾營丘，齊邑。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

者不可勝數。

漢之於魏，亦在內。

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

以來，世有明德。

濟註：先相國謂宣帝為魏丞相。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

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

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

此言其戰蜀有功，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東馳內向，謂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

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涉之三越，隱

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械仗軍實，山積，宇內康

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范曄後漢書：東夷自少，

樂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五臣本作制，報功典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

謂封為晉公。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

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

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如此。

謂太原之地，正言似諧，是不羈人口吻。

內外協同，靡僭靡違。

僭，過也，違，謂不合於理。由斯征

代斯指受，則可朝。

五臣本無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不惟勝吳，併可平吳朝服，謂不消甲

胄，吳會，吳地及會稽。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江水發源蜀之岷山，不惟勝蜀，併可平蜀。

迴戈弭節。

以麾天下。

謂統一海內，弭，按也，節，行兵所持者，麾，謂指麾。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

魏受漢禪，故以唐虞比之，桓文，句有斟酌，然後臨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三十六

三

仿漢車

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妙甚直以司馬氏所不能期之正言

似諧莊子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呂氏春秋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

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土謂之小已筭後來更有箇大讓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在直勤破司馬氏心腸正言似諧

操以相國加九錫受十郡封魏公於漢司馬氏亦尤而效

之於魏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嗣宗非逐羶附臭者

此賤定有所迫而成然一路只據晉之現在功績而以陣

馬風檣之勢行之到末直自吐露心胸而以真讓與假讓

當面一照莊申寓諷仍是加以美名故言者無罪也公殊

不似醉人

不似醉人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謝眺為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

皇帝。按是已去職而辭別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

記室叅軍。眺聞潢汗上黃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

若而中疲。

潢汗鴛蹇眺自此朝宗沃若比隋王言已欲竭忠於王如潢汗之水欲朝宗於海而不能遂其願欲事王

有終如鴛蹇之馬欲沃若於道而不能如其始詩六轡沃若言柔也蹇跋也四句是自傷已仕隋王不終何則阜壤

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吧烏合反莊子仲尼謂

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水曲曰阜平原曰壤搖落謂草木岐路楊朱事已見上言草木搖落猶有盛時岐路西東

不難自主昔人曾有對之惆悵嗚咽者非若已之况五臣本乃

去不復歸由君制命所以可傷伏下歸志莫從意况素服習主之德義與眾不同既別之後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徒擁是心不能從來歸之志尤為可傷

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承上歸志莫從句雨墜不能復上

然雨絕天遊仙眺實庸流行能無算算數也言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天地喻帝良註川澤納污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

對場圃謂出奉筆兔園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

學東亂三江西浮五臣本七澤言常從子隆共事向註王為

將軍荆州刺史三江會稽越境七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契闊謂

澤荆州楚境越東楚西絕流日亂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契闊謂

而尖谷戎旃慕長裾日曳後乘載脂善同濟註鄒陽書曰何王

脂與遊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踰陽未測涯涘沐髮謂禮其

久其德輝語本楚詞十句言待已撫臆論報早誓五臣本肌骨

恩禮之厚情意之密起下圖報意作述肌骨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解方春旅翻先謝滄溟渤解皆以

皆自喻運轉也未運謂隋王尚居其處已先隋王而去故自蕩

方春喻王功業正當盛時旅翻鴈也先謝不及方春而行是終

論報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藩房藩府之房葦葦門清切猶淒涼

無日清切二句指記室所居葦葦柴門也謂眺舊

所居也清切悽傷輕舟反溯素弔影獨留合下數句言與王別

-15 168 35 903

而已。候於江渚。餘艘舟名。翰註言已。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與王會。史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邱。

謂王留京師。已再效其蓬心。以圖報於王。蓬心。本莊子解見上。詩秋實。如其簪履或存。在席無改。

善同良註。二句言王於已故。喻王。如其簪履或存。在席無改。情不替。少原之野。有婦人刈

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還而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

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命席蓐捐之。咎犯哭。雖復身填溝。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哀。在席單席。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

壑。東觀漢記。張堪謂朱暉曰。願以。不任犬馬之誠。妻子託朱生。知歸。知以王為歸。

按一路款款曲曲。申訴離情。起言欲與王始終共事。無如。迫於朝命。因言平昔恩遇之深。今日天涯之隔。後此繼見。

之願。選詞造句。無字不新。無語不鍊。清新俊逸。殆兼度鮑。

二家

左國所以妙絕天下。只是鍊處能流。否則斷鐵截銅。便不。

鏘貫文之神氣生動。只是流耳。陳縵渚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仿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劉璠梁典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五禮本典

冊與冊謂衍受大司馬錄尚書事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副副四海之望含生之倫庇身

有地左傳子反曰禮以庇身沉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苦唾為恩多被

眄矚力代成飾屢蒙顧盼小人懷惠顧知死所知當以昔承嘉宴

屬有緒言此往彼來相續不絕提挈五臣本作切之旨形乎善謔

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不渝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雖情謬先覺而迹

高祖善騎射至是故引昉符昔言戲言成真

卷之三十一

牋

五

放乞干



淪驕餌。不知梁武之必登三府是為謬先覺猶仕東昏侯之朝

不艤驕。是淪驕餌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

湯沐具而非弔。東昏侯既以無道見殺已為齊臣亦當坐罪是

湯沐具也。豈知不惟不罪反用為記室。變弔為賀。非特無湯沐

之危且獲大廈之安。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虱相弔。大廈成而

鸞雀相賀。憂樂別也。銑曰比高祖殺東昏侯。助明公道冠二儀

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

勳超遂古。遂古即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伊周桓文皆

無紀作物何稱。神功神妙之功謂治化無紀不勝府朝初建。俊

賢翹首。大司馬得自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翰詩外傳白

逢再造難容。不加罪又賜雖則隕越。且知非報。隕越謂不勝

罪。蓋不勝荷戴屏營之至。善本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

按開府辟人易植私黨。雖羊叔子之賢。不免為司馬氏用。牋中敘昔時交好。意密境真。已打點作佐命功臣矣。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今上謂梁高祖武帝

任彥升

何之元梁典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劉璠梁典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帝謂寶融史記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此倣其例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百辟前已勸進故曰冒奏丹誠奏進也丹誠赤

心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向註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

摺紳顛顛愚深所

未達

翰註摺紳謂百官顛顛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此當受而受者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此當受而不受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不疑謂人信其非為天下尸子昔者

石假為天子十年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見周禮尚書中候王

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

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

來提撰爾雜鈔報在齊旌理也謂以玉璜之瑞增其封太公以

功足以當為齊侍中兄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翰註言况高祖之家代有聖

之故不讓命功臣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

是依劉璠梁典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

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

左傳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吳邑書荆河惟豫州以朱

方之役比越城之戰懿為豫州刺史依懿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也兵入日振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雖累繭救宋重胠存楚

之百合重繭往見公輸般般服焉請見之王曰善哉請無

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三十里為一舍累繭狀其足紋

黑皴如繭紋之斷累繭斷不一處淮南子申包胥累繭重胠七

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

大破之以存楚國足去履行以善本今觀古會何足云以上極

日胠重胠謂併兩步為一步作居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

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言東

昏侯用鴉殺行欲自掩其殺行之跡究不可掩是惑甚於掩耳

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禽言，桀為明公據鞏，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高祖告難於荆

吳志：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哉！乃扶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臥枕席，有滂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比例精切。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

海若，海神祇也。登，登山也。管子：登山之神有僉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道，罄盡也。盡，圖書所載效。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漢書郊祀志：其福祉。

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匪叨天功，實勤濡足。謂實有辟耳之山，謂路險窄，車馬不可行。是叨天功為已功，韓詩外傳：申屠狄非其世，將授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濡足猶塗。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棄雅俗，已見上。不習孫吳，邁茲神武。不習兵而驅

盡誅之氓。善本：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周民可比屋而封。封以龜玉，不毀誰之功歟。龜玉喻獨五臣本：為君子將無將。

爵也。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欲以讓德，高人是獨為君子。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控口，歛悉心重謁。前已進牋，不受，今再進牋，故曰重謁。伏願

時膺典冊，式副民望。按行之不受大司馬，更是假讓，亦以陰卜。廷臣之從違耳。

望風送欵，蟻附蠅趨。五季澆風，其來已久。後代所以嚴上大臣得政律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又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國家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徵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妙人妙事。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泰階六符經中階上星謂

諸侯三公書伊尹作成有一德合威也三台星三公位濟為太尉即三公上台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

曰太史公牛馬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五臣本作彗自歲反禮記曾子謂子

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  
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擁篲却行掃地以示敬  
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陪乘參乘鄒子居五臣本有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

也直喝破當日此語從無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

何以當之禮謂辟命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

塗者之路澤畔曰臯稅國稅當塗負薪疲病足力不彊不能奔

言無宦情此截言多病故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

清舉恩謂之謬舉謂之清隘與不恭兩言盡之妙甚

按魏晉之際革除之運已成求其皦然不滓自脫塵網之

外不屑為司馬氏用者予得兩人焉一曰嵇中散一曰

步兵然中散有高世之才防身之智疎卒以非薄湯武見

殺步兵雖抱憤俗之志不廢周身之防如前篇之勸進此

篇之奏記皆有逸情奇氣獨往獨來於楮墨之間其視當

日之脂車曳裾趨附權門直如鵬鷲高舉九霄下視蓬蒿

矣迄今讀其著作未嘗不悠然想見其為人世入皆醉步

兵獨醒世奈何反以酒狂目之也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選

及門

吳作霖斯沛高凌霄卓友

全校刻



書上目錄

答蕪武書

報任少卿書

報孫會宗書

論盛孝章書

與彭寵書

與魏文帝書

以上共六篇

答蕪武書

李少卿

漢書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蕪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足下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

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勤宣令德策名名書仕版清時榮問美譽休暢

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篇雍門周鼓琴見孟嘗

對曰所能令人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望風懷想能不依

此入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依昔者故舊也不遺遠辱還答陵前與蕪武書武慰誨勤勤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以上叙所以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鞬臂衣縛左右手

之古毳幕莫以禦風雨廬異羶肉酪漿以充饑渴飲食舉

目言笑誰與為歡申上無覩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冰厚故色玄但聞

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捲葉為之吟嘯成群邊聲四起笳曲馬

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觸景傷

上亦是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臨年臨

謂老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末段痛發漢待功臣之薄伏根於此

封之以為大戮鯨鯢喻不義之人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毋妻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遺棄君親

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域居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既

後則不復又自悲矣先君謂其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降



十二字乃陵書自明其含冤負痛處

此處先伏大意下文方痛切言之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念及

見殺事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粉頸以見何志自明見

其降原非貪生怕死即下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

羞增其故毋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謂愁苦之言聽來相勸勉異方之樂入音令人

悲增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

懷故復畧而言之以上叙武答書之厚叙已降後飲食居處之

難苟免叙已功罪不難照察將下半截大意俱渾括在前下皆

據此反覆申明來路秩秩分明是寬以布局之法通上為一

大段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陵作書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漢書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

將未詳其人失道愆期不至也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善本作之

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拔取日滅跡

掃塵斬其梟帥敵已敗走故滅其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

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以上極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比前此只用偏客主

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凡行兵步又甚懸絕則匈奴為主陵

為密客不如主之明地利便進退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命

爭首漢書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餘兵不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持創痛皆不

戰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懼其威兵盡

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徒空也空首奮當此

時也天地為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此番戰功更不比前番

戰始敗而降焉得聲勢岌岌搖動紙上合初戰勝再戰勝敗相當三

心服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數句是說

管敢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

匈奴於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

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於山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身

又借往事相形見其功大罪小此即承上餘意才盡為過峽故

文勢綿亘漢文多有此秘史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

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執法之人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

責其不宜降敵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是上

以義理論當死此是以利害論當死用雙敲殫人有所為句然

明其所以不死之故排莽之極亦是巾上不難移身勿頸意然

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欲以報恩

言燕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

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

頭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立節報德下

之明昔范

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

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史記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

卒用謀滅吳。殉謂死也。又曹沫為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後桓公與魯盟於柯。沫持匕首劫盟。壇

上求逐所亡地。桓公許之。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盡歸其地。申上有所為意。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肉受刑。漢書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此陵所以仰天推

心而泣血也。申上不蒙明察。辜負陵心。足下文云漢與功臣

不薄。又發一難。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與陵書云。漢

昔蕭樊囚

繫韓彭蒞醢。史記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令民得入

遂下廷尉械繫之。又高祖病。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白上一日

宮車晏駕。則會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

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

又陳稀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王縛信。斬於長

樂鍾室。又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后白上曰。彭越壯

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

五臣本錯受戮。周魏見辜。漢書錯忠諸侯強大。請削其地。七國

作晁勃為丞相。免就國。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勃常披甲。令家人持

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竇嬰景

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

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

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賈誼已見上

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

諸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塋器也。何謂反乎。

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

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選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善註二子

指范蠡曹

沫向註指賈誼亞夫。選舉高舉也。按據善註是言范曹二人能以功名終。嘆諸人之不能善終。據向註此段是緊承上文。即作賈誼周亞夫亦合。蓋此二人視之韓彭等尤為有功無罪。以上言漢先代待功臣之薄。陵先將軍功畧蓋

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古身絕域之表。先將軍謂李廣貴臣

謂衛青漢書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令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留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遂引刀自到。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以上言漢待其上世

功名之薄文勢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

一層剝入一層。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縱

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罪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丁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

漢書武留匈奴凡十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九歲及還鬢髮盡白時太夫人已不幸陵

送至陽陵子卿婦。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

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勤勞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

宰宰官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也。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此段又從武身上見漢待功臣之薄就書中不滿意分作三層抒議自寬而紫胸中壘塊發洩盡矣。自漢與功臣不薄至此通為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此處又將自家功大罪小見漢三大段。

臣之薄文心一層。削入一層。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

豈復能眷眷乎。銑註言人雖有忠心不能勇烈尚能感節義視

念。陵數句見漢如是薄待功臣已。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秦

刀筆之吏弄謂使廷臣議已功罪刀筆古。願足下勿復望陵。武

人大事書板小事書簡誤則以刀刮去之。願足下勿復望陵。武

當日書中必指陵復使歸。嗟乎子卿夫復何言。胸中壘塊已平

足下生死辭矣。以後永不復通書。幸謝故人。故人大將軍霍

足下亂子無恙勿以為念。漢書武在匈奴時。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復報也謂報前日。李陵頓首

按為臣死敵自是常理若藉口不忍目前之死思圖日後

之功是國家無死綏之臣矣且已降敵心懷兩端是何異

再適之婦望故夫而思復也但陵當日罪之可原全由以

五千步軍當十倍強敵勢孤援絕以功折罪網或可寬殺

其妻子併及老母斯為過矣嗚乎陵自是奇士遭逢不幸

身名俱裂。君子諒其心，終不能為之諱。其事然則士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哉。書則淋漓酣恣，神似龍門。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漢書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脩史記益州刺史任安。

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官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全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蓋遷襲談之職。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任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賢進士為務

此句是一篇持議之根。史遷正因救李陵事全推賢進士受茲宮刑奇禍。下云身殘處穢大節虧缺皆據此而言。今少卿教他推賢進士正是搔着痛處入手便提出後面皆毓胎孕无於此。髯蘇作論純用此法。

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望君也。用流俗人之言因眾口譏笑。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不敢推賢進士俱伏後截。

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

推進之事原欲益人。因已殘穢反至損人聲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也。無可與語便是下。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無可告訖。

復鼓琴。言人之有所為多為知己而為誰能令之使為人之聽

為鍾子期之知音。而子期知音亦非伯牙令之使聽。自有相契

於形骸之外者。呂氏春秋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何則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容脩飾其儀容。大意是言欲推賢進士由人素信於我其言始

售起下已。若僕大質已虧缺矣。謂被宮刑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

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隨隨侯珠和和氏璧由許由夷伯夷黜辱也書

辭宜答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書即少卿教以推賢進士書上武帝時東巡遷從之賤事

家之相見日淺。因有事不得見故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卒

促遽之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向註安為疾太

測謂生死不可知。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薄迫也迫

近季冬將刑也。武帝將幸雍已復當從行。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以曉左右

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一篇書俱是舒憤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以下

憑提明憑悶也。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以上將來書錯舉大意為下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端緒取與者

義之表也。表見耻辱者勇之決也。耻辱則有所不為故曰決立名者行之極

也。實至則名歸故曰極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先以士之所得為者數出與已相形故禍莫憐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貪欲利而得禍乃其自取故禍莫憐傷心者心跡無累罪非其自致故悲莫痛

體故詬火莫大於宮刑。四句中重在此句故下緊接以刑餘之

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

是憤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闖人家語孔子居

極處車出令宦者維滌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過市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

寒心。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今君之見秦王。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自古而耻之。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大子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夫中才之人事。

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益之字。夫中才之人事。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言非惟不敢推進。賢士即推進賢士。

士亦耻為所推進。蓋已官刑。則全。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

闔。暨大聲洩憤。亦是進一步法。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

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是明自己不敢薦士。已將舉朝一筆。抹倒刀鋸之餘。指官刑是史公最憤

處。以上極力發明。詬莫大於官刑。正見。僕賴先人緒業。緒末

身殘處穢。推進賢士。非其職。為一小段。僕賴先人緒業。緒末

人指其。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人臣恐不稱職。故。所以自

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

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脩行。伍攻城野

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

此矣。以上皆叙未受官刑以前事。四截中。嶽崿歷落。嚮者僕亦

常廁足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太史令二千石。故曰下大

未受刑之。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夫即今僕射外朝嚮者。謂

時。廁間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綱維思慮。指國家。今已虧

形。處處帶。為掃除之隸。在闕。茸。爾之中。闕。門內茸。糞草。乃欲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言即上論。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僕。尚何言哉。列是非。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僕。尚何言哉。列是非。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僕。尚何言哉。列是非。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僕。尚何言哉。列是非。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僕。尚何言哉。列是非。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處穢大質虧缺全於閹豎非惟不當薦士即薦上士亦反以爲辱痛憤處全由宮刑是正答來書之意通爲一大段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本末謂終始未易明即難預料始期僕少負不

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即下文

星歷太史氏出入周衛之中周衛宿衛僕以爲戴益何以望天

言人戴益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益事不可兼施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對其父言務一心營職已伏下以求親媚

於主上也媚愛也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本求親媚不虞反至罹禍所云本末未易明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爲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趨舍捨異路趨所向舍

所廢立志行事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

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是非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

士之風此信之於平時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

以奇矣即是從李貳師出征數句極表李陵今舉事一不當謂陵降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世間偏是此輩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媒蘖合兩家之言蘖

謂生其罪壘先將救陵大意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塞外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橫

挑鳥疆胡仰億萬之師仰仰面攻之五千億萬與單于連戰十

有餘日所殺過當如字向註言陵軍數少虜救死扶傷不給

旣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旣裘匈奴所服

漢書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

轉謂相矢盡道窮救兵不至救兵不至謂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一呼勞軍士五臣本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五臣本張

空拳沫音類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類類洗面也李登聲

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顏師古註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註作弩弓按此當作卷

北白刃北嚮亮爭死敵者此段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史記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後數

史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怡悅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上提問便奉觴上壽此敗聞便憂懼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以為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甘無多則推以與人故曰能得人之死

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上表以國士之風此表以古名身雖

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當欲得相當言欲立效

彼觀猶言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於天下矣

摧敗謂摧破匈奴之兵林西仲云此九句乃救陵之詞書中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此指謂

述陵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腥之辭廣猶開也腥腥怒未

能盡明。謂尚未暢其說明主不曉以為僕沮。呂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稅

遂下於理。漢書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周欲沮貳師而為陵

游說下遷腐刑理治獄官遷自救陵原與貳師無涉以此受誣周之罪是誠冤獄篇中所憤懣在此拳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列分因為誣士卒從吏議。此吏是能媒家貧貨賂

不足以自贖。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貨殖傳所由立交游莫救視。游俠傳所由立左右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只是為人別白冤情尚未推薦賢士

便得此慘禍極憤。李陵既生降顏善本其家聲而僕又俾二之

語却以極冷出之。謂舍止蠶室行割刑之室避風以養創者取其密也重為

蠶室。二句對結。陵為李廣之孫降敵故家聲墜俾次也

天下觀笑。合陵與已而言故曰重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俗

言三字又開出下文許多文字。○自事本末未易明至此盛推

陵之功明已救陵原是效忠於國非是私陵竟以誣上獲罪通

為一僕之先。五臣本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漢初功臣剖符

大段。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此皆與高祖同定天下功臣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

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承上流俗所輕大意是言當日若即

君國徒然於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即上近於人固有一死

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以下承上死字來而以辱不辱反

覆推。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太上謂第一等人不辱先顯其親揚名不辱身自守無過。

論。次不辱理色。謂人不敢以理色辱之。義理色顏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言辭令教令謂人不敢

以辭令辱之皆其次屈。善本作體受辱。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謂

自反無缺之意。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木索即三木之刑。漢書箠長五

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凡以之笞人箠楚皆杖木之名。其次毀肌

次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剔毛髮謂髡刑。金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之類。最下腐刑極矣。謂官刑。官刑腐臭故曰腐

是最痛憤處。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刑不

故處處帶定。夫出禮記下皆從。勉勵士氣抒議。猛虎在深澤。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起下士之入牢對吏與。故士善本無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對簿

定爰書也。雖止畫地刻木。終不可入。不可對者。非所宜入。宜

對之地。正是勉勵士節處。鮮明寧自殺。不至其地。為鮮明。今

交手。受木索。暴肌膚。受榜。行箠。幽於環墻之中。榜擊也。環墻

圓土教。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心。於義

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心。於義

優從之。正當亦。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

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以上極寫受辱不堪。光景正以

猶厚。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李斯相也。

具於五刑。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

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韓信為楚

上變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彭越、張敖南面

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陳楚之西界械，謂桎梏。稱孤繫獄抵罪。

史記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因討陳豨，徵兵於梁。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趙

王張耳薨，子敖嗣立。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謀殺高祖，事

覺連及敖，遂檻車。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徵詣長安下獄。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三木，械項及手足。漢書寶嬰，景帝時

室請罪之室。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

季布，楚人，為項籍將，數窘漢王。項籍滅，購求布千金，匿者罪二

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知朱家與滕公善，廼髡鉗布，衣褐與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見滕公，說曰：季布

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為言於上，乃

赦布，召見謝拜。灌夫受辱於居室。

灌夫，字仲儒，時丞相田蚡貴。郎中見漢書。盛寶嬰失勢，兩人相引重。

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因行

酒罵坐，語侵及蚡，蚡劾其不敬，遂縛之。居室，義全請室。濟註為

田蚡所。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

罔，即網。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自裁，即引古人亦不能定計於鮮，至受辱後亦不必自裁。由此言之，勇

况已已被宮刑，身既受辱，何必以死自明其節？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能自裁為勇，為強，不能自裁

必以見辱後謂不能自裁為可恠。夫人不能早自字。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五臣

昭明文選集

卷之四十一

報任少卿書

左

文苑

大夫意。○自僕之先至此。總見士可殺不可辱。古人正以培養廉耻者。勉勵士節。到見辱以後。士節已虧。更何必以死明節。又所以明其不用自裁之故。通為一大段。○早裁繩墨之外。如李廣蕭望之。不肯對簿自殺。蓋寬饒之自到北闕下。皆是。夫

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為義理所激。自不計及父母妻子。○以上言身既受辱。何必以死明節。以下見死初非已之所難。更

進一。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時父母已沒。故止說妻。且勇者不必死節。不必以死節見

其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怯夫非勇者。若義所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去就即生死。謂去生就死。

承上怯夫慕義來。見已非是不能早裁繩墨之外。定計於鮮作。數層翻折而下。直進入作史記一路。嶺復前聯。預為真龍結穴。

且夫臧獲婢妾。由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臧獲婢妾。更下

裁况已之被刑。乃激於義。何難先期自裁。以明不辱之節。不得

已。指救陵事。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

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

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

稱。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陋鄙陋。謂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後世也。起入作史記須看

氣。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個音。儻。非常之人。稱焉。可

接作史記矣。另為叙起。引古人因處困故有許多蓋文王。五臣

著述來相形。乃悉脉緩受法。文勢綿亘。後方不竭。西伯。拘而演周易。其義。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謂無目。國語。為。孫子臏。毗。脚。兵法

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  
修列。臏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田忌進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

師之斷足曰臏故以為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呂不韋  
大賈人也莊

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是時  
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  
著所聞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後與秦太后通事覺家徙蜀飲鴆而卒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韓非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  
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  
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斯譖非下吏治之使人遺藥使自殺○按  
不韋韓非著書俱在前遷蜀囚秦在後此只從乎其類者耳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謂思以乃五臣本  
如左丘無目孫

子斷管足。另提二家乃是與已同病者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  
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不敢以述作  
讓之古人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以下皆言作史記畧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紀記也上計軒轅下至於茲。軒轅黃帝  
茲漢武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五臣  
作地

從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古今謂  
人事草創未就會遭此禍  
刑。即宮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又明其所不死  
於受刑之後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  
已同志者則僕償前辱  
之責。又照轉  
辱字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俗人只以被刑為辱視著作為不切之務故難與言但古

戮笑洩出餘憤為收局。自莫不貪生惡死至此反覆明已非

是怯死其所以受辱不死之故只為一部史記未成結出作史

記通為一大段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僕以

口語遇遭此禍。因論陵功而被官刑重逐為鄉里所戮善本笑以汚烏辱

先人。憤處全為官刑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

彌甚耳。再應上垢莫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

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官刑辱比

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名在闕宦之籍故且

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前以多言獲罪是其狂惑今

通前此之在惑語俱帶實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謬

乎。收上推賢進士大海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以自飾曼美也

飾其無益於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

不能悉意畧陳固陋。固猶謹再拜。

按篇中痛憤總由官刑虧體辱親以此被俗戮笑亦以此

正好借來書所云推賢進士以舒其憤懣夫前日稱陵之

功不過欲廣主上德意尚非推賢進士便已受此奇禍况

被刑之後與刑餘之人為伍可復議及此乎前半以推賢

進士不可出於刑餘之人進之適以辱之後半以刑餘之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報任少卿書 六 放范軒



人自視已屬無顏。加以流俗非笑，豈可復言推賢進士。但於身殘處穢，大質虧缺之後，所以忍隱苟活，只為生平著述未成，此則通篇立言之大旨也。佳處全在層疊反覆，不使粘連一片，牽攏忽放，開搭入後意，放開復牽攏，縮轉前意，神於伸縮出入之法，所以意能層疊，詞極反覆，不似八大家文，全力結聚，只在一兩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又非華說之所能精矣。

篇中多指斥流俗人，便是指交遊左右親近一輩人，不能仗其力於事前，又欲肆其口於事後，想搨管時真有許多惡薄聲音，笑貌犁然在目，率性盡情發洩，一番發洩到二十分憤懣，亦舒到二十分矣。其叙陵功與陵書如出一手，人疑為六朝偽作，真偽不可知，但陵書之層跌反覆，非六朝所及，當仍問之龍門耳。盧山人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散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譏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濟註：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

遂腰斬

惲材朽行

五臣作行朽

穢文質無所底

底致也。猶言不文不質。

幸賴先人餘業

得備宿衛

惲父做為丞相以蔭補官常侍散騎宿衛官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以上叙出身漢

書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因戴長樂免侯足下哀

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為庶人伏下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此將來書畧場便突接此二句

恨字深惟字猥字憤氣便已勃勃二句為一篇之綱以下言鄙俱據此生議毀即是治產業譽即是通賓客有聲譽

陋之愚心

去位與在位不同

則若逆指

逆來書之指

而文過默而息乎

息謂不報

書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以上叙報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十人已亦在內

位在列卿

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

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從天子

侍從官摠領羣官之長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以上言已

之就應上獲爵位先自責一句語便帶憤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

以上言已

為戴長身幽北關獄

禁中

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

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認罪中語俱帶憤以上言已之去應上

與禍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惟思也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

全軀說以忘罪

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

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以沒世矣。認罪中語俱崛強得此三句一頓起下便有力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公上謂充縣官之賦斂不意當復用此。五臣本為

譏議也。猥隨俗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人之情好不可止者聖人亦弗

禁於人如下田。家作苦云云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盡也哀

之而盡觀下三年句便見已於國。臣之得罪已三年矣三年矣。三年暗

時而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六月為伏十月為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秦聲擊缶婦趙女也雅善鼓琴。五臣本奴婢歌者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以上極寫歸田之樂來書是教以當杜門惶懼此是

言非惟不惶懼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

其。山南為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一項百畝喻百

空有莖而無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見君臣皆不可與處而

甚矣且已伏末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

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不特行樂行樂中併淫荒無度洩憤中並

廢退當杜門惶。懼為一大段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

一販販而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豎小人求利為污

親行答來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

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數句是答來書通賓客有聲譽言求免於

俗之毀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會宗為卿大夫，憚謀為庶人，故道不同。今子尚安得以此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以俱是反，他來書治產業，通賓客，有聲譽為一。夫西河魏土，文侯夫西河魏土，文侯大段以下，則責其不知去就之義，洩其餘憤。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貪鄙則戀富，鄙貴不知去就。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併責其善因此為習俗所移，不知去就，尤憤得無理。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併云各人的事，不必代人饒舌。

按於會宗來書，不惟無一句認錯，且言已之所為併出會宗所規之外，是失侯事由戴長樂特借會宗以洩其憤耳。篇中君父尊親數句，見已於漢之恩已絕，即此便為殺身禍本，何待讀到南山之詩乎？至末責會宗以不知去就由為習俗所移，試問憚不失侯，其果率妻子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乎？反唇相稽，尤為執中無理。書則激烈凌厲，英悍無前。

論盛孝章書 與曹公

孔文舉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

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初盛憲為臺郎  
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  
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  
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

歲月不居也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

二以上畧叙與操交情公謂曹操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關情處

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謂策湮沒謂喪亡

子獨立無右臂曰子言無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復善本永年矣救之不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耻之公羊傳曰邢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

依以揚聲謂發揚而身不免於幽執善本命不期於旦夕幽執

不期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益

言將見殺尤當救之亦惟能救方見為益友朱穆感世澆薄莫公誠能馳

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融是孔子二十一代孫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使之去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以上

道說以下就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惡習自或能譏評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終不以誇損名燕君市

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事見戰國策買駿

欲以招遠近之駿足言孝章縱非賢良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

可收天下名望救之士之至者必衆不惟為友實是珠玉無蹊胡

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為國引義正大

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再譬申上。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蓋胥謂晉

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蹇足也。昭王築臺以尊郭

隗。此引郭隗與上市。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駿骨是一類事。

求賢。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因昭王師事隗。而往乃尊隗之

之心。效正見賢。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隗原寒士。者有足意。解其懸而拯其溺。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反用

臨溺。昭王師隗。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反用

振叫轉上意。凡所稱引。即市駿。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

愈噴愈醒。市駿骨。言因孝章表白其事。不盡所懷。悉盡也。

篤斯義也。之義。因表不悉。言因孝章表白其事。不盡所懷。悉盡也。

按前輩稱孔北海愛惜士類。當代物望所歸。此救盛孝章

後薦禰正平。全為漢室儲才起見。中引市駿骨事。反覆歎

動為盛孝章說。可即不為盛孝章說。亦可尚猶以好人待

操也。文輕利中。自具頓挫往復之妙。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世祖

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

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

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

妻子。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

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

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

之。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

蓋聞智者順

五臣本作慎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

愚是一篇之骨

常竊悲京

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

不知足則多奢望。無賢輔則不聞過。

卒自棄於鄭也。

事見左傳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起勢憑空而下。妙。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

親職。愛惜倉庫。

即是不肯發倉穀以贍幕府官屬之。妻子伯通。彭寵字典郡。謂為太守。

而浮秉征

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

多置官屬。不得不多費倉儲。使游談之士有所歸。故

亦為權時救急。合上

面。先將構隙之故。說明。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之計乎。

以道理曉之。入手氣極和平。

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

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蔡邕獨斷。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柱石

以承棟者。喻重任。漢書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媵

以證。毋尚能致命一食。左傳初趙

宣子敗於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

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

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公徒。又戰。國策。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

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

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饋臣。臣之父且死。曰。中山若有事。汝

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

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

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

間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

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

侯。賜號大將軍。此以大義責之。氣亦和平。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此段緊承上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也。施。展。舉。厝。五臣本作。建功。何以為人。

舉庸謂叛建功謂欲謀叛求建功業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

無以自立天地之間故曰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

古。鳩。夷。之。逆。謀。梟。鳩。不。孝。鳥。先。食。母。而。捐。傳。葉。之。慶。祚。光。武。封。忠。侯。可。傳。後。葉。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子。孫。捐。棄。也。

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此以利害揚之其氣甚厲文字由寬而緊處伯通與

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後漢書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

謀共歸世祖又况字俠遊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不伐其功而伯通自伐以為

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

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惡謔

直是激之使叛此今乃愚妄自比六國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

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

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謂有何人割據將古今形勢較量一

番開導其愚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小也寵為漁陽太守結怨天子謂叛此

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另一惡謔嘲笑

此段責其不度德量力之愚以上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

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各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

時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

言二句痛其無賢輔發明起處皆以甚其愚東觀漢記浮密奏

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

信更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



臣鑒戒豈不誤哉。既叛則必為惡受法長為羣定海內者無私

讎。勿以前事自疑。前事即舉兵願留意顧老母少弟。是愛他又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痛者痛其以而為見讐者所快。快者

以愚被戮無人報復冷甚毒甚峭甚范曄後漢書曰寵獨在便

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

八大驚昏夜後解籠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按通篇俱反覆明寵之愚。愚則自伐其功。故典大郡。意猶未足。愚則自矜其智。故據一隅。妄圖非分。且愚自不明義。理識利害。故內聽婦言。外信邪謀。愚則不度形勢。審順逆。

故災身禍家。親痛仇快。病總由於無賢。輔處處語俱帶尖。

薄實激之使叛。非勸之使降。不恕喻人能折人之口。其能

服人之心乎。欲寵降心相從也。難矣。然則寵為漢臣不終

固以愚見殺於蒼頭之手。浮之激成其罪。亦尚可追乎。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曹子桓集序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似陳琳所為。何註。

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此復與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古其實。伏上

破賊。謂破張魯。前已有書與子桓。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伏下半截便念欲遠以

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時子桓在鄴。洪在漢中。故曰遠為歡。欲

要認為已作近來此輩極多。但尚知附入文人。亦是妙事。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

笑。一二謂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傳司馬

三塗九州之險也。註東嶽岱南嶽衡西嶽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漢書韓安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

之細者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五臣本常有

日編。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謂中國也。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

一載言其難也。難易為通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

勢。指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有險可守。故難倉卒取之。

明為下文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桓

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是夏殷所以喪苗

扈所以斃。夏殷桀紂禹征有苗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

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勝敵以德。此來命之無可昔鬼方虜昧。崇

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

退修之軍盟。孟音津有再駕之役。申上文不義而強三科之中。此

克之左傳。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然

伐之。因壘而降。武王觀師孟津。既退而復伐之。故曰再駕。

後殪音戎

頂高宗文王

勝殷

頂武王

有此武功焉

以上皆言勝敵之難非是三君德不足且

鬼方崇侯殷辛惡尤浮於張魯不能即服者雖下未有星流景集颺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

守險意。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出三科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彼張魯下愚指鬼方等守謂守險申上中才在中才則謂不然

牽上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而猶無所救竊

又疑焉。子桓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

益也。以下辨析所疑歷徵載籍儼是文人何者古之用兵敵

傳通古今行徑釐禽滑釐善用兵者見下註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官奇在

虞晉不加戎

見左傳

季梁猶在疆楚挫謀

見左傳季梁隋臣

暨至衆賢奔

紂三國

殷虞隋也

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有人尚不可伐此於能守起下且

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之守楚終不能攻宋墨子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

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

留之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

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雖殺臣不

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向註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

子聞之乃往解衣裳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若乃距陽

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

平據石門之險則人不能入如下所云據八陣之列雜兵書

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日衝騁奔牛之權

奔牛見史記即齊田單馬肯士崩魚爛哉言彼誠能據險以守

用火牛破燕事權智也我兵雖勇終無所用

八陣奔牛皆指魏註作張魯非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

殺已拔即墨矣再用反振見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田

守齊之老夫不敏未之前聞以上皆舉古人擇險守國雖善攻

即墨無如之何折辨來書猶無所救申上中才處之殆難倉卒意事理明白曉暢儼是文人議論及讀

到小倩人句不覺發噱以上皆折辨所疑以下言其不是倩

人乃是自竭其思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以下叙能游睢

惟渙者學藻績之絲陳留記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

華蟲以奉於宗廟御服焉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一入益部便能故頗奮文辭異

然之志文章附會遮蓋得妙但子勝二字欠解

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人是何言歟真解人願原

孫菘菘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

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錯註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

云我東家丘者吾知夫駮駮驥垂耳於有林善本鴻雀戢

之矣言輕孔丘也夫駮驥垂耳於有林善本鴻雀戢

翼於汗池垂耳戢翼未行未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

之下乘也謂其行與飛不能及及其整蘭筋揮勁相馬經云

中出謂之蘭筋中者目上陵厲清浮清天顧盼千里喻文章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晨風鷗也詩隰有六駮

彼自飛自行何嘗有所借恐猶未信丘言即借上東必大噱也

資辨其不是倩人妙甚家丘作趣

洪曰

卷之四十一

與魏文帝書

三

文臣汗

抄篇中以難易作骨。因所見漢中之險。張魯有險而不知。守致破滅之速。書示子桓。復因子桓來書。見魯無道。雖守亦無救於亡。遂再申前說。反覆折辨。而以古人雖至不仁。能守亦不至遽亡其國。守易而攻難也。惟魯之智不逮下愚。既無道。復無人守。險安得不亡。下半則因子桓謂其前書如出孔璋之手。辨其係已所作。實非倩人。讀子建求自試表。是書生欲踐戎馬之場。讀此書。是將軍欲翔文章之府。雖非本色。前後却自掩映成趣。又魏初之文。隸事多。行文鍊。雖疎宕流逸。不及西漢。而嚴

重整齊中。綽有淵然鏗然之聲。羊度猶未遠也。自此而後。漸趨排偶。則文勝而趣不長矣。東漢文體質矜鍊。縝密多取四字為句。實開魏晉之先。雖不如西漢之渾雄沉厚。伸縮卷舒。抑揚反覆之妙。然運掉輕便。無造作痕跡。而神穆度冲。一種淵永之致。亦往矣。精神結聚處。遇之。晉魏以降。隸事務多。則意傷刻鏤。過甚。則氣傷此。亦風會一大升降也。

